

淳|黑字

大大|綠字

=====

不知道幸運的是大大還是倒楣的是女學生，在大大隨後小心翼翼的跟上去之後（或許稱之為跟蹤可能更加合適），武器對碎片的反應絲毫沒有停過。

大神大大並不是一個如此細心的傢伙，若不是事前有被告知說這裡最近發生過一起宿者攻擊普通人的事件（以及女學生沒那麼深得己心）的話，也許他今天大概就會當作沒事情跑去上班了。

但跟了幾分鐘，除了唯一能確定的是宿者一直在他們之間的距離周旋著以外，他對於宿者究竟為何人仍然毫無頭緒。更糟糕的是女學生還逐漸的遠離了剛剛人潮最多的地方，雖然對於宿者來說或許是好事，但他不禁開始擔心在找到宿者之前，自己不是被警察當成跟蹤現行犯被逮捕、就是被附近也感應到的罰者同事視為嫌疑最大的目標也說不定。

想歸想，他仍謹慎的混在人群之中跟著女學生前往下一個街口——

夜晚的新宿街道比白天更加亮麗令人目眩神迷，對這條街道還算得上熟的淳來說，幾乎是每週必來個幾次的地方。

今天難得只是小酌了一杯便準備離開，畢竟現在有案子在手上，實在沒有多餘的心情去好好玩樂。

如果能夠調到一點情報那倒還好，可惜一點線索也無。

說到底，又是個莫名其妙不把屍體弄乾淨的傢伙害的。

嗯？這人是……？

正準備離開，卻瞥見了一名男子明顯在跟蹤一位女學生的景況。

疑惑的是，他對那個人的背影好像有點眼熟。

啊，真想當沒看見。

無奈地嘆息，望著那兩個逐漸往人煙稀少的方向前去的身影。

跟還是不跟呢？賭一把，可能是宿者吧？

雖然如果真的是宿者，他也不一定會動手就是了。

跟了上去，盡量保持不被察覺的距離，直到看到那兩人拐進了死路，淳張望了一下四周尋找可行的遮蔽物，然而反覆看了兩輪，他似乎只能在稍遠的轉角邊等待了。

完全沒有注意到從何時起後面多出了一個人，此時的大大甚至還忙著佩服自己的隱蔽能力天衣無縫，而沒有注意到女學生已經完全偏離人潮往無人的街道拐去。

等到他隨著女學生來到死路後，才真正的發現到事情好像大條了起來。

嗯，宿者再不出現的話，自己好像就是那個跟蹤的頭號嫌疑犯了。

「為什麼...總覺得好像有人在跟蹤我.....好害怕呀.....？」

女學生突然冒出來的話，讓大大嚇得趕緊躲到了電線杆後頭。而面對著死路的女學生則是抱著頭蹲了下來，開始了一連串的自言自語：

「如果不是人，難道是幽靈嗎？不管是怎樣都好.....已經快撐不下去了.....到底該找誰幫忙才好呢.....」

不對？自己又沒做虧心事幹嘛躲起來？

突然意識到自己（應該）是來幫助女學生的，大大摘下了還持續在反應的武器握在手中走出了電線杆外——

「好不容易才甩掉了一個，為什麼又來了一個？」

正當大大還沒反應過來時，突然天空中有個不明飛行物朝著自己的腰際啄去。

敏捷：2/ 

「诶？」連閃都來不及閃，大大變猝不及防的被形似烏鴉的碎片給擊中。感到腰際一陣刺痛，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動作，馬上重啟了架勢。

「躲在某處太卑鄙了吧喂！」一面閃躲一面叫囂著，分離型的碎片實在是他所不擅長應對的，畢竟分離型的碎片無論是高敏捷的速度亦或是本身難以一次破壞的防禦力，都是他手上的這把鋤頭所苦手的地方。

賓果！

在聽到聲音前，碎片的感應搶了先，在轉角的牆壁後的淳雖然聽到聲響探頭，但是無奈的是從他所在的這個地方實在無法看清楚實際狀況，只能從男子的話判斷，宿者應該是那位女高中生。

聽著人的喊叫聲，淳倒是不怎麼緊張，只是盡量放輕腳步稍微上前讓他能看清楚一點，這宿者的進食方式。

確認這女性是這次案子的兇手，淳才打算上前進行追罰。

看樣子是分離型的碎片，不是普通的麻煩。

.....等等？

注意到男子手中有些不合時宜的東西，淳愣了愣，從這什麼都沒有的死巷裡要抄傢伙，有沒有這麼大的本事變出——鋤頭？

難不成拿腿骨鍛的？

注意到鋤頭的不同，他扯開領帶，拉出項鍊來變成一把武士刀。

蹙眉無奈地從牆後走出來，如果不是因為情勢有變，他根本不想加班到半夜還做這體力活。

如果被發現他放任宿者攻擊罰者，這好像很難找藉口搪塞了。無論是立場上，還是職責上。

「真是麻煩...！」像是打棒球般的將朝自己再次撲過來的碎片給擊飛出去，正當他感嘆自己擊出了一個不錯的安打時，眼角餘光撇到了後方多了一個男子——

「啊！！就是你吧！！想吃女高中生的傢伙！！」

很沒禮貌的指頭指向來者（甚至講話也不禮貌），或許是因為在夜晚的暗巷，大大沒有留意到對方手上與自己同源的武器，還擅自把對方當成了宿者，不分青紅皂白的操起鋤頭就朝你的方向衝過去。

完全把重點給搞錯的大大，似乎並沒有注意到被自己打飛出去的碎片，以不符合物理學的方式回到了女學生方向，然後攔進了她的後背的衣領裡。

她吃痛的按住自己的右肩頸，面帶驚恐回頭望向後方的情況，並緩慢的站起身來。

喔。原來這是鋤頭的用法。

「嗯？」突然被指著鼻子，對於人突然一串連珠砲似的指控，淳不禁感嘆自己何苦加班幹體力活，還要出腦力導正這人的誤解。

如果都當體力活處理，肯定輕鬆。

打昏了就少件事了。粗暴，但是快速俐落。

遠處完美的安打揮棒出去，碎片回到女高中生身上，只可惜這裡實在太過昏暗，中間又隔著一個高大的障礙物，他看不清楚碎片到底是回去哪裡。

看著宿者站了起來，他也沒有多少時間了。

啊，真是麻煩。

閃過衝來面前的障礙物，他決定先發制人。



宿者:88/100

一刀揮下，造成實際的傷害，然而找不到碎片的位置的話，開再多口都是捅沙包而已。

「嘖。」顯然這種狀況只有他一個人還是挺吃力的，如果再加上要應付另一個罰者，「小哥，我是罰者，幫忙搭把手吧？」

「！」

女學生連忙用手臂去擋住了揮過來的刀，由於是分離型宿者的關係，單單憑手臂都能擋下揮過來的刀。

也趁著對方發話的瞬間，女學生再次放出鳥似的碎片往淳的方向擊去，只想求個逃出去的一線生機——



被無視掉的大大錯愕了半晌，轉過身就看到了男子往女學生的身上砍去的畫面。大大並沒有想到萬一女學生被當成人質的危險情況，而是單純基於被對方無視這點就氣急敗壞的操起鋤頭往後方衝去。

「不要以為你拿把武士刀不用碎片我就以為……？」本來不打算聽人解釋的大神大大，在親眼看到了碎片從女學生的身上衝出來後，才真正意識到很殘念的事實：女學生才是敵人。

「嘖...前面！」

他咂嘴了一下，只來得及收回自己的武器，以及連忙改口要男子注意前方。

即使不知道這樣的亡羊補牢有沒有用，但大大真心的希望對方不要因此受傷，不然要負責帶傷兵有夠麻煩。

「唔！」來不及反應就被碎片擊中劃傷手臂，也順著力道後退了幾步。

不過幸虧這個人總算搞清楚敵我了。

甩甩手，兩個近距離冷兵器，實在很難想出什麼好戰術，只能先試探看看再說。



至少先制住對方的行動。

朝人的腿砍下，造成不小的傷口鮮血直流。

一邊勉強地閃躲飛來的橫禍，實在很難分心去找碎片的位置，「小哥，你能幫忙注意碎片嗎？」

宿者:73/100

女學生因為受到了不小的驚嚇與傷害，豆大的淚水直直落下，不斷的低聲求救，攻擊也越來越顯得雜亂無章，似乎只要能造成傷害就好。

攻擊對象 淳/     

顯然因為雜亂無章的攻擊方式，女學生只有對持著武士刀的男子造成小小的擦傷。

而一方面幸運沒有被作為狙擊目標的大大，在聽到同事的要求第一秒是擺出了麻煩的表情，然後碎碎唸道：

「呃啊...好麻煩.....把人打個半死然後直接上繳給上面的人去找可能都還比較快.....」
一面趁女學生因腳傷行動不便奔向前去，持著鋤頭的手往頭就是一擊——



對於無法得知碎片的準確位置一直以來都是罰者們的困擾，雖然運氣好如是遇到結合型宿者都還算可以推出碎片的位置。但不幸找不到碎片的情況時，也是有不少罰者會選擇以這種方式，將宿者帶回去後交以組織處理。

或許不幸的說是被生擒回去的宿者們更加合適。

宿者:62/100

或許是因為動作太過明顯，讓女學生即時能喚回碎片來阻擋都還趕得及。只是那力道之大讓鋤頭的刃直接嵌進碎片裡，直到大大拿起來的瞬間才發覺自己的攻擊並沒有對女學生造成太大的傷害，反倒是碎片卡在自己的鋤頭上不斷振翅掙扎。

「呃？」本來想再接著給出第二擊的大大，現在有些尷尬的想趕緊將碎片給從鋤頭上給甩開。

果然一開始應該放著人不管才是上策嗎？

看著人手中的鋤頭被扎上的碎片活像翅膀一般的拍動著，總覺得像是最近出現在電視上的動漫少女手中的魔法棒。

如果能真的變出什麼那就好了。

「我說，別玩了吧？」一邊說著，再次朝女學生攻擊過去。



偏了。

揮刀後對敵人造成的傷害並不顯著是無奈的事實。

「還是打死吧。」認同地點點頭，贊同對方的想法，說到底，反正這區負責的罰者並不是他。

宿者:52/100

「嚶...」努力的使勁想要將碎片給移開，但它似乎牢牢的被卡在鋤頭的刃上無法動彈。

「等、等等...？我...哈啊...救救我.....」對於兩人的對話感到恐懼，由於碎片現在是分離自己的狀態，也因此現在的女學生就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兩樣，無法自保。

「你在對我說話嗎？」揮著鋤頭，發現不管怎麼甩都無法甩掉的大大決定放棄，似乎沒仔細聽到對方說了些什麼，卻在女學生恐懼的望著自己的時候單手遮住了臉，噗哧地笑了出來。

「糟了.....真的超級可愛的.....」他的聲音不大，但周圍的人大概還是可以聽的清楚他大概說了些什麼，一面舉起了鋤頭作為鈍器往女學生的腳打去——



宿者:42/100

淒厲的尖叫聲在小巷子裡格外刺耳，由於並不是打要害，而是作為確保護對方無法行動的攻擊，看起來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傷害...不、骨頭受的傷似乎外表也看不出來。

女學生痛苦的抱著受傷的腳，全身蜷曲在地上，大大蹲在地上一臉委屈的喊道：

「啊～我覺得我們超像邪惡的反派角色！」

但並不否認這點，大大心裡如此想著，一面對女學生說道：

「你現在有幾種選擇：第一種就是現在不會死，但之後你還是會被其他人搞死，不過因為帶你回去很麻煩，所以我偏向就地解決。第二種就是繼續奮鬥，然後被痛苦鋤頭的活活敲到死，你當然也可以把碎片收回來，但還是會滿痛苦的。」

說完他停頓了一下，瞥向了一旁的同事一眼，然後壞笑壞笑的開口：

「第三種就是告訴那位仁兄你的碎片位置在哪，他的刀比較利，妳會比較輕鬆，真的、我極力推薦。」

他覺得自己真他媽的是好人，還提供了最佳選項——當然，那是建立在他想把麻煩事甩到同事身上，畢竟這把爛鋤頭大概打到自己都得肌腱炎都還打不死人家吧？

雖然大大如此的長篇大論出了各種選項，但顯然已經痛到說不出話來的女學生，沒有聽進半句。

聽到這人說出『超級可愛』，淳覺得其實對方對於反派角色倒是格外適合，他只差沒說自己是警察來逮捕痴漢了。

「我倒覺得你玩的挺開心的，『反派角色』。」指了指對方手中的鋤頭。

看女學生沒什麼反應，他也懶得繼續等人，「總之快點解決吧，我還想早點休息呢。」



宿者:20/100

朝著女學生揮刀而下，突然想到了什麼朝『反派角色』說著，「如果你想聽她的慘叫聲，我可以先走讓你慢慢玩。」

「哇啊~Don't Go~~~老實說我難過死了，而且本職上班遲到這邊還得加班。」一派輕鬆的說著，繼續用著已經不再掙扎的碎片，粘著碎片的鋤頭往人體要害打去。

啊啊，本來只是單純想英雄救美結果變成這樣欺負人的景象，大大也是始料未及。



宿者:15/100

「而且我也沒有喜歡聽人慘叫的變態性癖，只是單純覺得她的反應很可愛。」一臉正經的說著幹話，老實說比起慘叫、大概喜歡的是哭喊。純粹的只是看到別人痛苦哭泣的時候會感到興奮而已...

不過好像跟喜歡聽慘叫比起來，兩者都是變態的性癖。

「碎片卡在上面真的好煩吶~你就不能給她痛快嗎？」

或許是因為刀刃卡著東西的關係，大大遲遲無法給少女學生一個痛快，又或者是他心裡大概在想著如果那傢伙給了最後一刀，打死都得把責任丟包給人家。

「辛苦了啊。」說起來，這時間點上班大概是那種產業的人吧。

「真的沒有嗎？」嗤笑著看人一本正經的模樣，總覺得很有趣，「那你喜歡哪種呢？」

「我說小哥、就不能你動手嗎？」淳無力地擺擺手，「她可是每一擊都往我身上打，都流血了。」



「啊、抱歉了。」看著已經昏厥的女學生，淳這句話卻是對人說的。

「我想你應該是這區的罰者吧？」朝人露齒而笑著，「就交給你囉！」

「欸欸欸欸欸！不對吧！不對吧？才剛剛說辛苦了結果又要我處理怎麼想都不太對吧？」他連忙按住對方的肩，如果要處理這件鳥事，他大概今天要一整天曠職了。

該死，怎麼不走到其他區再開打。

本來還想繼續幹話下去的，不過現在可不是討論性癖的時候了。

早在知道女學生是宿者的瞬間，心態很快的就沒有將女學生當做一個人來看了。

諷刺的是前一秒他的確是想要保護對方的。

雖說方才大大的舉動即使某些罰者都會認為他相當殘忍及極其不人道，所以他其實很意外男子並不是會去糾正自己的“正義使者”。

如果是正義使者就好辦啦，推託責任多簡單。看來大大也清楚自己絕對不會想遇到跟自己臭味相投的傢伙，例如迷人可愛的反派角色們。

「啊、疼。」

被人按住的肩膀疼了一下，喊出聲的同時也蹙起眉頭。

碎片的攻擊還是造成不小的傷害，說起來到底為什麼都專打他呢？
難不成自己看起來有比這傢伙還好解決嗎？

「辛苦你今天要上班了，我已經加班過頭到這個點了，在處理下去可沒有電車可以回家了呢。」從這裡勉強走到車站的話還是能趕上末班車的，他可不想因為這無謂的事情又搞到連睡覺都沒辦法好好睡，明天還要再陪長官到處去調查。

「而且……」看著人沒有否認，淳倒是挺意外對方如此誠實的，不禁再次對人綻放笑顏，「您是這區的負責人，對、吧？」

媽的...早知道就打死不認帳了……

沒藏好的事情還要硬盧實在是太難看了，大大的表情明顯僵硬了起來，但他仍不放棄希望的繼續說道：

「可是啊~大哥您在這方面貢獻重大，只有我一個人呈報太過意不去了！反正明天是週休二日，一起了結一個案件不是個很棒的緣分嗎？而且不只今天，小弟我明天還是得工作啊~」搓了搓手，現在的大大或許是黑服模式服務禮貌及敬語全開的大大吧？除非對方是服務業或是公務員之類的，不然大部分的人應該都是要準備迎接休假的。

他才不要一個人去面對其他罰者們咧，好說歹說也得拉個人來幫忙。到時被問東問西沒人可以幫忙擋槍，一不小心自己大概連個休息時間都沒有了。

難怪總覺得人有些眼熟，聽著人的官腔，這才想到對方是酒店裡的服務生。

「當肉盾的貢獻嗎？」對於人突然敬語客套話接連一大串的話，淳倒是累到只挑重點聽了，「小哥，看不出來你也挺會做人的，既然知道我是肉盾了是否能讓我趕快回去休息呢？」

「何況我也是要上班的。」

什麼尊重勞工的考勤表，什麼防止過勞減少工作時數，說來也只是字面上跟數字上的遊戲，像他這樣的人，就算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工作，案子破了，花掉了多少精力，耗損了多少人才，對社會來說也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往一旁走去，想越過人就這樣離開，「就交給你了！服務生。」

哈啊？服務生？這麼稱呼他的話難不成光顧過自己工作的地方吧？

即使內心的問號很多，但大大還是連忙先伸手擋住對方喊道：

「假日也要工作的職業真是辛苦了啊……！！小弟有這個榮幸知道到底是什麼樣的工作要讓您連假日都要上工...既然是曾光顧過的客人又是罰者同事，你幫了這次，下次來店必定大打優惠！」

說著說著一面拿出了自己的名片增加可信度——雖然他當然沒有這個權限，但現在的他是各種吹捧與利用，就算盧也要盧到幫手。

「不，這倒是不用了……」再度被擋下來，淳的語調雖然依然平緩，但內心不免對人感到有些煩躁了，對於人問著自己是什麼行業他更是不想說。

說到底，自己本來就也不是很喜歡自己是警察的這個身份。

接過眼前的名片，在這昏暗的巷子要看清上面的字還是有些困難的，「不好意思，我的工作沒有名片能跟你換呢。」

拿出手機來當作照明，這才勉強看清上面的名字，然而在看名片前，淳更先注意到的，是屏幕上顯示的時間。

「啊、電車沒了。」

「大神先生該怎麼補償我呢？」上前一步，看著眼前的男子，「在前頭替你擋著，現在受了傷，也沒車可以回家休息，你不覺得需要給我一個交代嗎？」

說起來，其實淳還是比人稍微高一點，這模樣反而有點像是他要勒索人一樣。

嘖、真是討厭這種能言不善道，而且還是比自己還要高的傢伙，總是會讓自己覺得就是低人一等的感覺。

「就算剛剛沒有這些意外，你還是不會趕上電車。」

大大聳了聳肩，通常自己都是站在對方的立場去說那些話的，不過現在無論怎麼看，自己都是比較吃虧的那方。

「你不覺得與其怪同事，怪那突然冒出的宿者不是更加合適嗎？而且不只是你，我也對於該怎麼回去很困擾啊……」做出了拭淚的動作，雖然大概會讓人更加火大。

不過他倒是真的覺得這傢伙有點眼熟，自己雖然臉盲，但能讓他有印象的臉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努力思索著是否有記得什麼對方的一些事蹟可以回嘴。突然一個瞬間他似乎憶起了什麼，瞪大雙眼張大嘴巴「啊~~~~」的一聲，恍然大悟的看向你。

無論怎麼算也不應該算到他頭上吧。

「我是看你在跟蹤人才跟上來的。」

說來自己也是因為看到人跟蹤女學生覺得可疑才跟上來的，姑且不論結果女學生才是宿者，重點是他會來到這裡完全是因為眼前這位大神的緣故。

看著人驚訝的長大了嘴，大概是想起自己是常客的這件事，不過想來自己鮮少曝光自己是警察的事情，對方應該也不知道。

不然一個警察時常帶人去開房，這傳出去實在不能看啊。

「現在就是我回不了家，你無法回去工作，如果你能幫我找今晚睡覺的地方，我考慮陪你收拾。」

公務人員到酒店其實也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對於他們來說，有錢賺就好，過於多問也沒有好處。

畢竟在這如夢似幻的夜市界裡，除了那小部份被上鎖的盒子以外，大部分的秘密就像是隨意被放置在箱子中，是真是假，鮮少人會去留意。

但對於極力避免與警察交集的大大來說，即使只是“聽說”，他也他媽的不想踩進那個也許充滿著自己地雷的圈圈裡。

「切...我反悔了.....」小聲的說著，大大咂了咂嘴，安份的走到女學生那裡，直接把人給扛了起來。

「也難怪你會跟來啊~不管是哪邊的身份，一個大男人跟在女學生的後頭，的確都是需要關切的事情。」他冷笑了一下，經過對方身邊不忘以嘲諷般的語調開口：

「我都自願處理了，相信大人也可以自行解決住宿問題喔~」

擅自曲解了對方原先的目的。不過他就是這樣的人，對於討厭的事物，他絕對不會輕易的改觀。

也許完全沒有認得的話，他倒是挺樂意讓對方去睡自己家吧。

啊啊~糟透了的一天~
他想。

其實認真說來，他開出的條件本來就沒想過對方答應，雖然開的條件以對方的能力來說，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困難。

何況，他的話並沒有說死。

不奢望人答應幫自己找住所，他的內心祈禱對方最好趕快拒絕，他可以趕緊走人。

「哪邊的身份？」然而聽到了敏感的字眼，他還是瞇上了眼望著人。

最討厭的，是被人任意貼上標籤分門別類，無論是警察，還是罰者。

「唔㗎~你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了吧？不過罰者我似乎也沒有特別喜歡的樣子。」

他做了一下思考貌，覺得自己說得還挺清楚的，轉頭回了道「你只要感謝今天我特別勤勞願意主動做這件事情就好囉~」然後別羈押我㗎。

當然這句更加嘲諷的話話說出來感覺會沒完沒了(主要應該是自己的問題)，他只想盡快離開。於是便自顧自的，有沒有要管對方接下來的話，轉個彎便離開了這個死胡同。

也不知道對方到底是怎麼想的。

真是奇怪又讓人火大的人啊，以後換家店好了。

傳了個訊息給上司，不一會兒就收到回覆，要自己到對方家裡。

至少，還是有地方能去的呢。